

我们站在红河边,等着过河。我们,是我的爸爸妈妈,好几位爸爸妈妈和他们的小孩。

一只白鹇在山岭上飞,头上的羽冠像朵红茶花,洁白的尾翎被阳光染上了点点胭脂色,像我穿着的红花布衫,一飘,就到了河对岸。

我们也要到对岸去。这里是红河北岸最热闹的渡口南沙,到处是背箩挑担的人,挤来挤去的马,更远的山路上,还有人匆匆往这边赶,小山样的包袱背箩下,是一双双急急移动的脚步。一座木头搭的简易码头,长长地伸向水中,不时有细长的小船,水蚂蚱样蹦过,船、船工和桨,还有溅起的浪,全都燃烧似的红。

我们的小客车趴在河滩上,像一只刚从河里钻出来的大甲鱼,身上沾满红泥。车旁摆着许多马驮子,驮子上捆着一口口铁锅、一摞摞搪瓷盆、一捆捆布匹、毛毡、一袋袋大米、白糖,一箱箱药品、肥皂、盐巴火柴……

驮子旁蹲着几个赶马人,他们抽着烟筒,高一声低一声地聊天,他们的马安静地站在一旁,乖得像一堆陶器。

秋天的红河谷热气腾腾,渡口的繁忙更增添了气候的炎热。天上是金红的云、金红的太阳,地上是金红的山、金红的水,沿河谷生长的芭蕉树、芒果树、酸角树、荔枝树和多依树,每一簇叶子都闪烁着金红的光。

烈日下,红河像一汪金汁,流得极其缓慢,河面环绕着一层金红的水雾。

一个赶马人看着天上说,这份死热,沓着大雨呢,看见那些包子云了吗,里头包的全是雨,掉下来,红河就发山洪,那大水,连只蚂蚁都漂不过去……

另一个人望望那些载着三两个人,或一匹马或几只背箩,急急忙忙划动的小木船,再看看满地的马驮子,发愁地说:这都是紧要东西呢,这些小船能运过去吗……

有人就笑,说:叫了红河老大的,他的红渡船嘛,啧啧,这些,一船全掳了!

那只白鹇飞到云彩里去了。红渡船一直不来。隔着宽阔的河面,我看见对岸也聚了好多人,不停地朝这边张望。爸爸说,他们是来接我们和这些东西!

河边松软的沙滩上,一群光溜溜的孩子,像一条条活泼的娃娃鱼,在金红色的波浪里嬉戏。偶有跳上岸的,那黑红的小身体上,沙粒像金属似的闪光。

突然他们欢呼着一跃而起,张开双手,踏起一大片水花,朝前跑去。两岸也欢呼起来,好多人高兴地叫着:“老大,老大,红渡船……”

这时天上地下一片彤红,红雾里现出一条大



插图:恒 兰

船巍峨的身影,渐渐近了,清晰了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船,它几乎就是一棵完整的树,虽然躺着,却伟岸,苍劲,古老,灿亮红艳如刚出熔炉的铁锭,那粗壮的树干就是庞大的船身,一头的枝桠还保持着树冠的形状,另一头是膨大的树根,盘虬交织,像孔雀打开的屏,像大船高张的帆。

它一定是在山上被连根拔起后放倒,直接滑进红河的,船上没有桅杆没有船舱没有船舷没有船桨,一群水手猴子样地攀在船上,全是光裸的金红的脊梁,光裸的金红的臂膀,光裸的金红的脚杆,仿佛一群原始人,骑着一头恐龙,从远古奔来。他们兴奋地朝岸上招手,大声喊叫着他们认识的人的名字,引来一阵阵热烈的呼应。还没到渡口,水手们就迫不及待跳下河,推着攘着将红渡船靠向水边。

岸上的人也迫不及待地朝前挤,亢奋的喊声一波接一波:“老大,老大……”

红渡船

□湘 女

一个高大的男人站起来,他就是红河老大了。

这是个英武的哈尼族汉子,扎着大包头,一只耳朵上戴着一个银耳圈,裸露着黝黑的胸膛和粗壮的胳膊。他走到船边,满面笑容,像个将军样向欢快的人群挥挥手,然后高声叫着:“娃娃娃娃,先把娃娃递过来!”

我们几个小孩立刻被大人举起,从攒动的人头上传递过去。

红河老大一手抓一个,在空中一转,就放到船上,然后三转两转,几个孩子都到了船上。

一个笑嘻嘻的少年把我们安排在船心坐好,然后替每个孩子拦腰系上一根绳子,绳子的另一头,被拴在一截结实的树根上。系完绳子,他又骨碌碌抛出一大堆葫芦,一只只往我们身上挂,直到每个孩子都挂上了葫芦,他才开心地一笑,说:

“葫芦娃娃们,坐好坐好,不许乱动啊,会掉河里呢……”

那红渡船中间是凿了凹槽的,槽底刨得很平,很宽。布满纵横交错木纹裂痕、奇形怪状的树结疤树疙瘩,斑驳杂乱的树皮树筋,像一幅幅抽象难懂的画。红河老大吆喝着:“汽车,上……”

我们的汽车就“昂昂”吼着,沿着水手们搭起的一块木板,小心翼翼挪到船上。

红河老大又热情地喊着:“呵呵,汉人老表,兄弟,你们先……”

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从人群中挤过来,一个个被他拉上了船,他又叫着:

“马,马儿……”

他跳了下去,蹚着齐膝深的水,和那些赶马人亲热地打着招呼,一弓身,就扛起了一个马驮子,哗啦哗啦蹬水走到船边,轻轻一抖,那驮子就到了船上。赶马人们急忙吆着马,和那些水手一起,七手八脚把驮子都弄上了船。

那些马儿大概已经习惯了,不惊不慌顺着木板走上船,被一匹匹拴好,马驮子则被堆放在船中央,水手们用一块巨大的篷布盖好,又用绳子左一道右一道固定起来。

这时,红河老大伸手指着岸上,说:“别慌别慌,你,你,还有你……”

被点到的人就兴高采烈地爬上船,被水手们塞进各个角落。船上的每个人都抱着一只葫芦,这

样即使不慎落水,也不会沉下去了。

随着重量的增加,河水漫了上来,整棵大树几乎浸在水里。

“行啦行啦,下一转……”红河老大伸手拦住了后来的人,转身跃上了船,抓起了一根碗口粗的龙竹,抵向岸边的土坎。

水手们麻利地收起木板,有的在水里,有的在船上,推的推,撑的撑。

“开船啰……”

随着红河老大响亮的喊声,两岸腾起一阵欢乐的浪潮,红渡船像一条大金鱼,驮起满船重物,缓缓游动起来。

感觉不出船在动,却看见河岸越来越远。船上几乎没有落脚的空隙了,那些水手飞身抓住一截截树枝,像一片片红叶子,挂到树上。

几只小鸟在天上飞来飞去,像一根根针,把云给缝了起来。

天渐渐成了蛋青色,红河变得凝重了,太阳依然金红,却只有一半,这半个太阳映照看北岸清秀丽的大山,映照看山间望不到边的稻田玉米地,以及一个个青瓦白墙的小村庄。

南岸的半个太阳却藏在云里,清冷中只见一座座雄峻的山峰沿河岸耸立,幽沉高远,云遮雾罩,偶尔露出一角山影,亦是苍黑诡谲,深不可测……

红河老大握着龙竹站在船头,挺拔的身影站成了又一棵树。

天上轰隆隆隆隆响,峡谷里也轰隆隆隆隆响,像有很多人在远处跺脚。

红河老大笑着说:“老天要摆长街宴了,听啊,那是大神们在拖桌子板凳呢!”

河中不时露出些红红的礁石,红渡船晃着,很小心地避让着,水手们不停地爬上跳下,一会儿拖一会儿推,将船一点一点往前挪。

一群大鱼浮上来,追逐着大船。那鱼浑身金红,肉滚滚的没有鱼鳞,胸鳍背鳍尾鳍都镶了一道金边,有巨大的脑袋和宽阔的嘴巴,嘴边长着金须,嘴巴一张一合,金光闪耀,好像含着满嘴的金沙。

船上的人都好奇地追看大鱼,水手们却用竹篙拍打水面,将它们轰开。他们说,这可是红河里的鱼神,它们一出来,就要下大雨……

大鱼不见了,雨却来了。那雨下得很怪,先是垂下一幅宽宽的雨帘,将红河从江心一分为二,河水变得一半红一半青,很快,雨帘变成了厚厚的一堵“雨墙”,“雨墙”又变成了一道湍急的“雨瀑”,飞流直下。

有雨点溅过来,冰凉。

红渡船停下了,红河老大看着那“雨瀑”,笑笑说:“呵呵,秋雨不过江,过江会心慌,你不过来,我们可要过去啦!”

水手们忙碌着,让人们手扣着手,围住马和那些货物。那个笑嘻嘻的少年不笑了,很严肃地站到我们前面,努力伸长手臂,将我们护在他身后。

红河老大沉着地撑着龙竹,那红渡船就慢慢移动着,似乎在寻找雨缝钻过去。

突然,他的龙竹用力一撑,高喊着:“抓稳啰……”

红渡船忽地一飘,好像悬空而起,朝着大雨冲去。顿时水雾弥漫,水声轰轰,密集的雨点劈面砸来,河水雨水全往船上灌。

船底刮蹭着河底,咔咔直响,很明显地感到有一股力量,在拽着红渡船,翻搅着想把它往水里拖,所有的葫芦都在漂,马匹和赶马人挤成了一团,水手们呈大字,扑在那堆货物上。

雨瓢泼样地泻着,船颠簸得厉害,突然船身猛地一颤,那个一直围护着我们的少年,忽地飞了起来,随着“爸……”一声尖叫,就不见了。

“老大……”有水手惊叫,手忙脚乱冲到船边,就要往河里跳。

“回去!”红河老大铁青着脸,恶狠狠地吼着,手中的龙竹一横,把那些水手扫了回去。他没往河里看一眼,只是狠命撑着龙竹,每撑一下,那红渡船就像马一样蹦上几蹦,刷刷地窜出一大截。

惊涛骇浪中,每个人都揪心地听着水手们的哭喊,红渡船却始终没有停。

好像过了很久很久,不知不觉,风停了,雨也停了,那道雨的屏障也悄然消失了。

风平浪静,青色天空下,红河如一条红龙,依山蜿蜒。红渡船渐渐靠向岸边。红河老大把龙竹用劲往河里一插,就像一根定海神针,将红渡船定住。

水手们朝岸上甩出几根绳子,有人拽住了绳子,更多的人则奔向大船,欢天喜地登上船,和水手们打招呼,和爸爸妈妈们握手,向红河老大连声道谢,然后牵马搬驮子。

红河老大依然站得像一棵树,沉默着,脸上一片水光,不知是泪还是雨还是河水。

突然水手们一片惊呼,争先恐后冲到船边,激动地朝河里看——

一个小黑点从下游的浪里浮出,奋力朝红渡船游来。是那个笑嘻嘻的少年,他踩着水,冲着船上的人直乐。

几根长篙同时伸了过去,像筷子一样将他夹到船上。红河老大一把将他抱住,只见那少年赤裸的背上,像被谁推了一把,一个巨大的巴掌印。

那只白鹇在飞,快得像个精灵,河里翻起一串串气泡,分明有很浓重的暗影在水底游弋。水手们突然都跪了下去,对着红河,久久匍匐在船上。眼前豁然开朗,我看见了南岸的太阳。

喷香的葱油味飘进了许许多多的鼻子里,确实挺好吃的,一定很好吃。

许许多多忽然觉得肚子有点饿了,上了一天的课,很有必要补充一点东西。

他走到孙子亲身边,跟在他后面排队。

“我今天没带钱,你先借给我吧。一个葱油饼多少钱啊?”许多多问。

“要加蛋吗?加蛋2元,不加1元。”孙子亲说,看来他经常来吃的。

“那就不加吧!”许多多说。

“傻瓜,加蛋好吃。”孙子亲说,“说好我请你的。不对,应该你请我,你还欠我股票钱呢!”

“可是,我没带钱。”许多多拍拍口袋说。

“这样吧,今天我先请你,明天开始,你每天请我吃个葱油饼,我就不要你还我股票钱了。”孙子亲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,使劲地拍一下许多多的肩膀,“就是呀,我怎么这么聪明。怎么样?考虑一下,这个办法好!”

“每天?你的意思是,从现在开始,你不准备打人了?”许多多多少有点意外,心里不由得升起一点担忧,也夹杂着一些开心。

“这个办法好,孙子亲,你只要不打人,我们也可以沾光,许多多,我的股票也要换葱油饼。”队伍前面传来丁涛的声音。

“我也要!”又有人说。许多多这才发现,在买葱油饼的队伍里,居然这里那里藏着班里好几个同学呢!

“不行,不行!我卖的是股票,不是葱油饼!”许多多有点急了。

“是呀,可股票涨了,我们要兑换。你自己说可以兑换成人民币的呀。”

“就是呀,我们不要人民币,就要你给我们买葱油饼吃,不可以吗?”

“许多多,这个办法好。”孙子亲一把拉住许多多的袖子,说道,“我们就吃不加蛋的那种!你也不用给我们钱了!”

“孙子亲,当心,你别打人哦!”

“放心!我知道。”孙子亲很自觉地松了手。

说话间,喷香的葱油饼出炉了,孙子亲冲上前去,对丁涛说:“先给我买,先给我买,今天我要先请许多多吃一个,让他尝尝。”

丁涛难得这么大方,居然让出了路,孙子亲掏出4元钱,买了两只葱油饼,加蛋的哦!

他将一只葱油饼递到许多多的手里:“很香吧。”

孙子亲大大地咬下一口后,又说:“明天放学,我们这里见,到时候,你可要带好钱哦!”

许多多接过葱油饼,也咬了一口,酥酥脆脆的,味道真不错……

(选自“不一样的许多多”系列之《多点银行》,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,2012年1月)

(一)

下课铃声一响,丁涛第一个冲出座位,目标非常明确!

他可不是要去外面操场上踢球,也不是急着去厕所尿尿,他的目标是教室后面倒数第二排靠墙壁的那个位置。

倒数第二排靠墙壁的位置上,坐着的正是孙子亲。

“孙子亲,我带来了个游戏机,借给你玩吧。”丁涛说着就把游戏机送到了孙子亲面前。

“这多好?有什么要我做的?”孙子亲受宠若惊,他已经觉察到了,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,只是他不知道。

“没什么呀,你玩这个拿手,我想看你玩!”丁涛说。

“好,等我上好厕所回来吧。”孙子亲说。

“那我陪你去吧!”丁涛说。

“陪我去厕所,你脑子有问题吧?”孙子亲一把抓住丁涛的衣领,“说,你们在搞什么名堂?为什么一个个都盯着我?”

“呀,孙子亲想打丁涛,快,许多多在哪里?许多多!”有女声叫了起来。

“孙子亲,有话好好说,我可买了不少股票!你千万不可以打人的啊。”魏振豪说。

“是呀,孙子亲,你先把手松开,我们有话好好说。”丁涛缩着脑袋说。

“股票?什么股票?和我有关系吗?”孙子亲松开了手,注意力转向魏振豪问道。

“这个,孙子亲,你不是要去厕所吗,你快去,先解决了这个问题,我不陪你就是了!”

“你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?我回来要找你们好好问个清楚。”

看孙子亲离开了教室,丁涛叫了起来,“怎么办?他回来还会问的,我们如果不说,他肯定会打人的。唉,这下完了。”丁涛夸张地做了个要倒下去的姿势。

“不能让他打人,他这一打,我们都要受损失了。还是告诉他吧。”

“不行,他知道了,肯定会因为生气去打许多多的。受损失的还是我们呀。”

“唉!”

许多多坐在位子上,难得这么得意,他一言不发,只是笑。

已经是第三天了,孙子亲这三三天还没有打过人呢。如果孙子亲可以连着7天不打人,他就初战告捷了。书上说的,7天就可以养成一个好习惯。

多好!为了让孙子亲改掉这个坏习惯,他说许多多破点小财还是值得的。

说话间,孙子亲回来了。

看班里所有的同学都盯着他,他的心里居然有点发虚。

“你们这是干吗?我这几天可是好好的,没惹你们吧!”

所有的人都朝孙子亲点头:“是的,是的,你很好很好很好!”

“魏振豪,现在可以说了!”孙子亲显

■书 摘

奇妙的多点币

□周 晴/著 高 晴/插图

为了班级纪律哦!”许多多对孙子亲说。

“我知道,许多多,你挺好玩的,那么,我可以买这个股票吗?”孙子亲问。

“你要买这个股票?”许多多以为自己听错了,但马上他开心起来,“可以呀,我对所有同学一视同仁!不过你听清楚了,这股票叫孙子亲不打人之GP。”

“好呀,好呀!你可以先借一点多点币给我吗?”

“孙子亲,你想赚钱想疯了?许多多拿你做股票,你居然还自己买自己?”

“孙子亲,我借给你蓝海币,你多买点,这股票的主动权可是掌握在你的手上,你想股票涨我们就都可以跟着涨了!”还是魏振豪的脑子好使。

是呀,许多多都没有想明白,其实,关于孙子亲打不打人这样一件事情的主动权,并不在他许许多多的掌握之中,而是在孙子亲的掌握之下,只要孙子亲真的能克制住自己,不再打人,那这股票是可以不断地涨停下去的。

“因为所以,科学道理……”

“好了,好了,我可说了。”魏振豪赶紧说,“长话短说吧,许多多他发行了多点银行的第一只股票,名字叫‘孙子亲不打人之GP’(股票)。买的就是你呀,只要你在学校里不打人,这股票就会涨停,你一打人,股票就跌停,我起先不相信,没买,可你知道吗?你昨天和前天都没打人,这股票已经涨了20%了,今天我也买了,你可千万要争气啊,你现在打不打人,关系到我们班级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啊!”

“真的,有这样的事情?我不打人,股票就涨?”孙子亲问道,“我有这么神?”

“是的,你不相信可以去问许多多。”

“所以丁涛借游戏机给我玩?”孙子亲若有所思,“所以下课你们就都跑来看住我?”

孙子亲沉默着,什么话也没说。他仔细回顾了一下这两天的情形,是呀,自己好像确实有两天没打人了。

谢天谢地,他也没挥动起自己的手臂。

“多少钱一股?”他忽然问。

“已经涨啦,第一天买,是50个多点币一股,今天是60.5个多点币一股,如果你今天不打人,到明天就是67个多点币一股了。许多多要破产了!”

“真的?只要我不打人?许多多,许多多……”孙子亲叫起来,“你这家伙,这么好的事情,居然不告诉我!你过来,快过来!”

“干什么?孙子亲,我发明这股票,是

在许多多的笔记本上,现在一共记录了班级15个同学,买下了“孙子亲不打人之GP”38股,折合2000个多点币呢。

多点币一下子又吃香起来了。

这喜悦让许多多想象不到接踵而来



的麻烦事情。

(二)

当孙子亲连续一个星期没打人,“孙子亲不打人之GP”的威力显示出来了。

其实,有好几次孙子亲的手都已经挥到空中了,可是,在很多同学的叫声中,孙子亲想起自己买股票那档子事情,就硬生生将那手垂了下来。

有那么一次,许多多甚至有点希望孙子亲打他一拳,因为他已经渐渐意识到,这股票带给他的麻烦会不小!

你想呀,原来2000个多点币的股票,又经过了4天的涨停之后,现在已经变成了将近3000个多点币了。

可是,就是这几天,自己先是把校徽弄丢了,花去了4元钱,后来又买了一根体育课上需要的绳子,又花去了1元钱,加上买“孙子亲不打人之GP”的人越来越多了,这3000个多点币就需要30元,后面会是什么局面,许多多想也想不清楚。

许多多一下子意识到,如果这股票再涨下去,一定需要更多的零花钱填进去了。

怎么办?很多事情就是这样,好事情总是与坏事情结伴而来。

放学的时候,孙子亲和许多多一起